

16至20世紀東西方之交流關係

講者：Paul Servais

記錄：陳苡錚

東西方交流的回顧

中西方文明早在紀元前即透過許多的方式進行交流。這些交流，或激烈又或平和，往往出自於一種私人性的想望或者利益性的動機。但不論是透過何種方法，融合轉換雙方的文化風俗，進而內化發展成本地特色／個人註解、將原有意義提升至另一個不同層次總是最終歸途。漢代張騫因為政治目的出使西域，不僅開展了中國的民族交流也開拓了流芳千古的「絲路」，使得中原地區得以一窺西域的神秘面紗，東西方的商業貿易也因為張騫探出的道路而更加活絡。元代《馬可波羅遊記》則賦予西方對於東方中國的綺麗幻想，甚至成為了許多歐洲人向外探索的動機，發現美洲新大陸的而留名歷史的哥倫布就是其一。

基督教福音的對外傳播也是促進東西方交流動能之一。對宗教的虔誠與熱情鼓勵了許多博學有素養的傳教士毅然離鄉前往陌生的東方傳播福音，他們深諳天文曆法、地理、自然科學促成了東西雙方的知識交流，且基於對中華文化的熱愛，著手進行中國的研究與典籍的翻譯，使得西方對於東方有再次了解的機會與管道。利瑪竇、南懷仁這些我們所熟知的天主教神職人員，除了傳教工作外也將西方的科學知識帶入了東方，影響了東方諸國。利瑪竇甚至是第一位閱讀、研究中國典籍的傳教士。接著透過各種管道不論是平靜如流水般的交流活動又或是激烈的戰爭都讓兩

方人士在碰撞中來學習如何與對方交往。

累積、再詮釋（再現）與理解

面對錯綜複雜歷史事件，該如何分析解讀？Servais教授認為：「許多的交流的構成都是透過**累積、個人的再詮釋與理解**」。累積，即透過個人親身所聞、所見及其本身對於過去的看法與理解所記錄下個人所知之事。例：法國神父Jean Baptiste Du Halde曾出版一本介紹中國歷史文化、風土民情的《中華帝國誌》。**再詮釋與理解**，即重新整理過後的呈現，亦能解讀為對自身有利的呈現或表現個人的好惡立場。例：伏爾泰因為對孔夫子的欣賞而推崇儒學並進一步認為中國政體是最完美的政治形式。但事實是他對中國儒學及政體都只有非常表面的了解，這樣的立場表明，只為表達他對當時法國政治環境的不滿。但由於伏爾泰的影響力，這也直接或間接了影響當時社會大眾對於東方中國的看法。Servais教授強調這三者（累積、再詮釋（再現）與理解）往往會受第三方外力影響，因此動機性、身分立場乃至於歷史上世界局勢的更迭都要在資料蒐集與吸收中納入我們考慮的變因之內。存在於現今的史料不等於史實；每份史料的焦點往往也多隨筆者而有所不同，擴大蒐集文獻資料的範圍並加以交錯比對，用多元的角度探討以避免陷入資料中主觀及個人主義的囿圍之中。

如何判斷個人／事件的影響？

考慮點有三，分別為**角度、焦點與動機**。以殖民者及傳教士為例說明。殖民所重之點即增加獲益，因此他們觀察的焦點總不脫商業效益或對資源利得的計算。且在政治權力與利益壟斷等動機的趨使下，多以理性且冷酷的角度記錄他們對某個現象的觀察。如此做法，除增加殖民者本身對於當地的認識與了解，更能因此確保其對其殖民地的掌控。十七世紀曾殖民台灣及東南亞的荷蘭東印度公司即留下《蘭遮城日誌》及《巴達維亞日記》，詳實記錄當時各種的殖民活動與殖民統治者匯報至官方的工作記錄。傳教士雖以傳教為其動機，但許多傳教士並不將傳教視為其主要動機，而是本著「神愛世人」的原則在其所在之處幫助促進經濟、知識教育、改善環境衛生等，由此可知其所聚焦之處多偏向社會風土及當地民生。另外，有機會進入宮廷的傳教士，便會發揮其所學與當地知識份子進行學術交流並加以記錄成書或進行翻譯工作。湯若望在東方宣教期間就曾完成伽利略著作的翻譯，更協助東方修編曆書、改良火炮技術且完成《交食說》一書，後更因為其諸多貢獻受清廷皇帝封欽天監正。

『如何在有限且零碎的事實中做自我的詮釋』？

透過此次Servais教授的演講。聽眾除了重溫以前的歷史知識外，Servais教授更點出了閱讀史料與資訊應有的態度與方法。對於目前處於容易取得各種且大量資料的聽眾來說無疑是個重要的提點。由於資料蒐集的方便，現代人往往自願自的接收然後再以重新排列的方式呈現一份新的「資料」，而省略了內化思考與從多元角度探

討的步驟。內化思考有助於釐清個人對單一事件的觀感、解讀已知之事時並不等於事實以及避免將過去錯認為是現在；多元角度探討除了大量的吸收資料外，更要深入了解資料的寫作角度與作者背景，也就是Servais教授所提到的再詮釋與理解。透過詮釋與理解的過程中，不僅能因此反覆閱讀，同時透過許多資料的交叉對比而獲得更豐富且更精確的結果。不論是目的性的寫作閱讀乃至於日常的隨手筆記、閱讀書報等，Servais教授所要傳達的都是「如何在有限且零碎的事實中做自我的詮釋」。聽眾們在這個演講中學習到了許多方法也因此了解自我省視的重要。透過這次Servais教授的演講，再次提醒自己面對任何事都要「腦要活絡；心也要開闊」。

（本文講者Paul Servais教授係比利時法語魯汶大學歷史系教授。他非常關心台灣，常邀請我年輕學者至新魯汶參加研討會，以文會友。此次，是他第三次訪台，也是他退休前最後一次來台跟台灣學生談談他對東西文化交流及治史的看法。本文係他四月十一日於國立中央大學法文系演講並由法文系大三陳苡錚同學記錄之摘要。）

